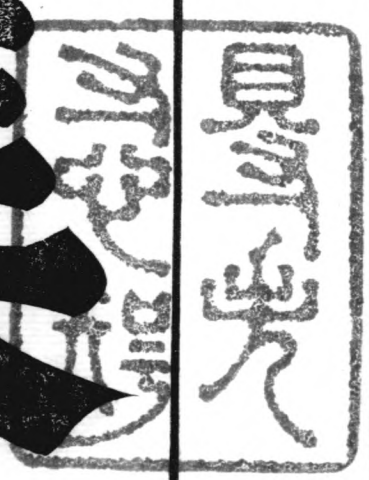


桐城方陪翁著

陸集

繼聲堂藏板



桐城方陪翁著

陪集序

藏板

陪集序

吾師方文忠先生有三才子先生既遭變出世三子
不析先生之財而析先生之學伯氏田伯精於史嘗
集古今之議論而折衷其是非季氏素北好博雅工
攷辯獨仲氏位白以善忘不事誦讀專從悟入遂窮
曆律象數音韻六書之學三子所學既分而其詩古
文詞亦各析吾師之一體迥然不同位白殊不好詞
章且云恃文而敗行者有人矣不肯降志從事間一
爲之揮毫信腕不煩繩削而其命意深微造語奇創



必高人數等蓋其筆之妙才之美所得於天者厚也
吾黨愛其才勸令沈酣於左國史漢八家騷賦詩篇
位白勉爲繙帙一過仍復罷去曰不自爲憑依而憑
依人吾不爲也當貞述公棄世吾師樂廬合山時授
位白河洛易象逮後主青原法席位白又侍師三年
默參明示所獲實多故位白一出語非復恆常擬似
不惟別出機杼行止自如其必有關於人心世道託
物比興詞近旨遠蓋其筆之妙才之美已得於天而
其識之透又得於悟類情通德隨在引伸取諸性靈

用之不竭任笑罵以救世化莊禪以爲儒不漢而漢
不唐而唐固不必記誦而後爲學也位白經吾師患
難後家益窘餬口四方因自號陪翁寄語余曰生於
憂患自幼失學今者復廁士林之末豈敢自居乎不
過願爲旁觀之人耳不習古文而爲古文不習詩詞
而爲詩詞不習帖括印章而爲帖括印章迨非文人
詩人詞人印人而陪古陪詩陪詞陪時陪印之人也
他日當合諸陪爲陪集吾子爲我序之其肯陪我乎
余應之曰世出世間孰非陪耶陪人者陪陪於人者

亦陪宗門所謂當堂不正坐斯誠陪之之旨苟能旁
觀奚啻正坐况乎爲龍爲蛇因時變化不能逃夫天
地而以一藝藏身遊於物外者乎特寓大於小世無
知之者耳余愧不敏私幸記憶較愈於位白向者就
學青原田伯昇季先後省觀余得同侍吾師方丈凡
師所言退而書之不遺一字田伯素北頗見稱賞位
白顧而笑之余疑位白非真善忘強之同讀余一覽
成誦位白苦讀百遍不熟而深幾之中位白一悟終
身不忘余然後乃知語言文字者學之末也位白故
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而古今來之語言文字復不能
逃此陪集之所以成也是豈徒善記善誦者所能企
及哉余又安得陪吾陪翁乎哉

同學友兄郭林拜手書



陪古

卷之一

南畝記

桐城方中通陪翁著

凡記。記其山川之奇。記其遊觀之樂。記其四時節序之勝事。記其宮室服食侍從之美麗。記其器物玩好爲世所罕見。記其詩文之聚而可傳。若是者。不可無記。同其時。同其事。覽之。謂如寫生。無微不至。異其時。不同其事。千百年讀之。如身投其中。此乃所以爲記也。南畝。躬耕地耳。非有巉巖盤谷登高臨深之奇。無

嶮巖則無險。無盤谷則無曲。不登高臨深。惟坦道平易。自非天地所用意。人所欣羨。何記爲。已無可觀。遊人不至。日與田父野老徜徉乎其間。猶幸詭譎詐僞。忌諱所不及。歌焉。飲焉。晤對不事衣冠。還往不計遲數。風雨不絕談笑。不知其樂也。不知其不樂也。夫如是。何記爲。時而興。時而寐。不局局于晨夕。冬而忘其寒。夏而忘其暑。四時之無非一時也。曾四時之不序。又安往而受其涼與熱哉。夫奇。無踰山川。樂。無踰遊觀。勝事。無踰四時之節序。皆無可記。借曰山川不可

必得。遊觀不可必遇。不待謀之而無不可得。無不可遇者。節序也。而亦若無與焉者。果何用記爲。室。草廬也。池。止水也。置草廬于止水之曲。惟土是藉。碎而合之。層累而周之。土皆壁立。大虛其孔者戶。小虛其孔者牖。戶牖方圓高下所向殊方。其臨諸水也同。室。釐爲三。左。方以丈度。中。五分其左之四。爲伏臘異處者。隨時而遷。而不遷者自若。畫右之一爲二。曰堂。曰廚。竝之。視中左較饒。剖之。堂盈廚胸。以其盈。餘揖讓地。故一戶也。居外之中。居內之側。居側而行中。裕如也。

堂者。攝乎進退之間。由而入之之戶一。由而復入之之戶二。升堂矣。不識何途之從。彼不趨于飲食者斯悟耳。廚旣胸。廣四之一。環其隅而露之。以納虛。以離垢。複壁爲道。道暗而將之明。近而將之遠。一樵子日灑埽乎其際。伸堂與中个之南簷五尺。爲室以處之。適居戶牖間。而無損于道路光明也。多閒。植柳于池南室北。株無算。是柳也。不數年。藏是室矣。是爲布衣蔬食終老之所。如是而已。且夫梁棟楹椳。鏤而彩之。之爲飾也。今也竝梁棟楹椳而無之。錦繡綺縠之不

文諸身。山珍海錯之不甘諸口。歌童舞女之不誘諸心。斯亦天下之至愚而無情者矣。室一几。几不必爲何木也。几一硯。硯不必爲何石也。磁盃。瓦釜。盃釜不必爲何氏之窰也。書畫不懸于壁。彝鼎不登于案。往往自恨稍能識之。不使以贗亂真。日有所欲觀。則攤一卷。手有所欲書。則伸一筆。古今一事一物無益之聚訟。曰博者。不讀。竊取攘奪成編者。不讀。支詞溢語。不讀。所欲書。多玉筋篆。謂其嚴正難犯。間作八分以波磔之。噫嘻。無奇矣。無樂矣。無勝事矣。且無所爲美

麗矣。復以無所不玩。無所不好之胸懷。而置之一無所玩。一無可好之地。苟非天下之至愚而無情者。何能若是哉。雖然。至愚而無情。縱無宮室服食侍從器物。猶且不足以動其心。特無可記。是亦無俟記之云爾。或聞之曰。是皆非所以記南畝者。詩可歌。文可誦。若怒。若憤。若憂。若愁。抑鬱而莫可告語者。舉而書之于紙。已而洋洋乎歌之。浩浩乎誦之。此誠不奇而奇。不樂而樂。非勝事而勝事。非美麗而美麗。非世所罕見而世所罕見。若南畝者。無乃惟是之可記乎。余應

之曰。是安得而記也。余少遭難失學。長從泰西穆氏遊。好西學。及究聲音歷律周髀九數諸學。顧吾中土有過焉者。遂窮象數之奧。初覽三式五行家言。固嘗疑其不根。逮侍老父合山。始知通幾貴乎質測。老父教以河洛爲三聖之大符。而後豁然願學易焉。以故疎于文。且爲之解曰。文多虛而鮮實。自非聖賢。未有不恃文而敗行者。夫詩。文之一端耳。而其傳不傳。有幸不幸焉。無關乎美惡聚散。而况乎貧賤之詩文乎哉。雖爲之。何裨。是故無可記也。嗚呼。果終無可記也。

耶。抑是猶不得謂之記也。何取乎南畝。小愚顏之云。

音韻切衍自序

乙巳春。通侍青原方丈。重讀切韻聲原。始知老父一切徵諸河洛。無往不會其原。卽此音韻一端。橫三直五。發千古所未發。而合乎天然各具之聲。配合圖書。垂益後學。豈淺鮮哉。特會通深幾。世無極研者爲可慨耳。夫古人造六書。象形居多。一字可借數用。後人貴分別。漸加邊旁。諧聲居多。故古字少而今字多也。古音四聲通轉。一字卽有數音。後人不曉古人之通轉。遇一字有讀平有讀仄者。必爲之臆說曲解以別

之。故古音少而今音多也。古韻多通。其時之聲音使然也。非合二韻而用叶也。後人聲音既變。古音不可復聞。古爲一韻。今爲二韻三韻矣。今之四方。各存古人之一二音。尚可徵也。何必以叶冤古人乎。故古韻少而今韻多也。蓋六書之文。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有當通不可從今者。有分別既久。不必從古者。古今之音不同。東西之聲亦異。有宙變。有宇變。生千載之下。處交網之間。時在中原。正此音韻。至於方言時字。彼此皆是。不必互非。亦何苦埽天下之同文通聲。而

執一己之偏見乎哉。音韻既明。反切卽確。以今徵古。觸物旁通。誠快事也。通侍立之暇。因衍音圖。韻圖。切圖。暢明聲原。重加淺說。俾讀聲原者。由淺及深。毋負老父之苦心云爾。

古今釋疑序

嗚呼。古今學者誠難矣。非學者之難也。讀書之難也。百人於此。具讀書之質者有幾乎。有其質矣。苟無讀書之地。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矣。苟無讀書之時。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矣。苟無讀書之資。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有其資矣。代乘喪亂。家歷播遷。亾者不可復存。散者不可再聚。苟無書可讀。則又何能讀。嗚乎。此古今學者之所以爲難而不多觀也。學者旣難。又復嗜好不一。工詞章。卽指極

研爲迂儒。專名理。則日該洽爲玩物。夫烏知學者與才人有辯。實學與博學有辯乎。騷賦詩古文詞。文不加點。水湧山立。衙官屈宋。方駕曹劉。此才人也。而不可謂之學者。經史百家之書成誦。象緯方輿人物之圖指掌。曉奇字。述異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博學也。而不可謂之實學。實學者何。內而性命。外而經濟。有典禮制度之學。有象數律曆之學。有音韻六書之學。有醫學。有兵學。凡有資於身心家國者。舉而謂之實學。而一字一義無裨之聚訟考辯不與焉。夫豈徒

襲紙上之陳言。比於糟粕擊斝乎。由內而談。道寓于器。不惑虛無。舍知而言行。舍上達而言下學。必合尼山正示。鷲嶺大過。漆園旁擊。而一歸于河洛之大符。由外而論。儒者恥一事不知。姑舉其大端。天之有七政。交食歲差也。何以使不齊者齊。曆元萬古可無改易乎。地之有山川萬物。兀然浮空不墜也。何以使天地互測。遂知天無晝夜。地無上下。水無升降乎。此在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三部八脈十二經十五絡。人身一小天地也。何以知腑盈於臟。經缺於胞絡。榮之

旋轉週身。衛之不注湧泉乎。此在人之故。卽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禮之用有節度。而樂之道通神明。音何以定於五。變何以出於二。宮何以旋而一。調何以別而七。而十三。而八十一。與夫器可造。曲可譜。今樂卽古樂乎。此尤微至之門。不可不知者也。故夫天地人身禮樂。測以度。測以里。測以同身寸。測以尊卑等殺。測以損益高下。必通夫九數而其故始明。則夫九數之原於河洛。本於圓方。可遂不知乎。若夫音韻有字變。宙變。形聲止於說篆文籀文。醫習夫運氣脈理。

經絡病能藥性醫方。而後隨乎一時之宜。兵達夫三才三式。主客奇正。強弱攻守。而後運乎一心之用。凡此皆儒者之所當務也。物如此而格。理如此而窮。情如此而類。德如此而通。學卽如此而實。嗚乎。不誠難矣哉。吾昆季自幼遭難失學。逮患海歸來。余年已逾舞象矣。季弟素北。少余四歲。當是時。萬里生還。破巢重聚。莫知載籍何物。敢云學者自命乎。然好讀書。又幸家有藏書。雖殘軼。猶存十半。昆季中。余最魯。書讀百遍不熟。熟不移時卽忘。舍之去。專事象數物理。覺

稍稍有人。故好泰西諸書。及曆律音韻九數六書之學。素北無書不讀。盡發家藏書讀之。已又覓藏書家。不遠千里。輒致之讀。人知素北舍書無他好。多假之使讀。是所爲地與時與資。雖弗獲全。然有書可讀。頗具讀書之質。則素北得之天者固厚也。不數年而古今釋疑成。時余數度衍已成一歲。素北爲序之。且曰。藉兄以礪。使釋疑早成。旣成。余讀之。皆實學也。斯誠不愧學者矣。竊慨孔壁鄭井。將出何年。石室名山。安知所托。又未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今者姑孰太守楊

公。因吳子舫翁一言。爲剗剗以行于世。諸君子序之旣詳。余特服其用心之勤。而幸其所遇之奇焉。方其下惟一室。無師無友。往往獨喻。每究一事。不爲古泥。條貫其本末。而折衷其是非。咸歸至當不易。而其學之博。才之美。又非是書所能盡。荀子曰。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不舍之功。素北有焉。是書告成於二十年前。忽流通于一旦。楊公吳子遠居數千里外。忽相遇于一方。斯豈人力思量所及。古人身後遇知己。千百年猶未可必。素北遇知

已於生前。天固爲萬世之學而生楊公。又爲楊公之重學而生素北。時際午會。萬法當彰。是必有默默者主乎其間。非偶然也。倘好者不逢其書。著者無力可傳。淹沒無聞。古今寧乏其人歟。惜乎釋疑之行。先君未及見耳。余嘗謂子析父財。常也。不析財而析學。變也。先君讀盡古今書。窮一切法。以才人而兼博學實學。爲一代學者。吾昆季各析其一端。素北之析居多。愧弗如也。繼此願學仲翔五世之易。其析之多寡。未之或知。噫。其質其地。其時其資。蓋亦難言之矣。

鬪牛說

隨寓夢未覺。塔塔之聲不絕。起視之。二牛鬪于田。鬪且死。喟然爲之說曰。天下之無勝無負者。其惟是乎。天下之有勝無負者。其惟是乎。無小大。無強弱。火之所不能間。刃之所不能分。不至乎死而不止者。彼無勝。此亦無勝。彼無負。此亦無負。然而負者死。勝者亦死。勝者不死于負。而死于力之窮。是不可謂之負矣。負者死于求勝。未及勝而死。而卒能使勝者之不獨生。是又安得謂之負乎。故曰無勝無負。又曰有勝無

負也。牛之無勝無負。塗之人知之。其所以有勝無負者何哉。水流之相遇也。不以清勝濁。而以急勝緩。則夫流之急者。不惟勢使然。而實氣行乎其間。越仞之耳。不聞無聲之語。鑿節而語之竹中。倍尋而莫之有阻焉者。豈語有異乎。氣聚使然也。故夫有勝無負者。氣也。氣之聚也。方其未至乎死而不止也。充其猛利精悍。一觸可萬里。一鬪可千日。無毫髮遲回審顧之心。故能成其功。當是時。又何待乎隙。又何待乎助。夫牛。不讀孫吳之書。不解司馬之法。楅衡拘之。豎子牧

之。居天下之至順。故馬蹄奇。象乎乾。牛蹄偶。象乎坤。以其純陰而順也。以純陰至順之物。一旦聚其氣。猶且有勝無負若此。雖然。苟不聚乎氣。縱驅虎豹而與之鬪。始雖揚蹠。既必掉尾。夫技窮而掉尾。將安所適。奔矣。而暇計勝負乎哉。嗚呼。氣之聚也。盛于始。又寧有久而不散者乎。鳥之有鷓鴣也。吾見其鬪矣。一敗而畜人烹之。謂其不能復振也。蟲之有趣織也。吾見其鬪矣。疑強于已者。却步而不前。敗人千金而疑莫釋。然則不能必已之不敗。不能必敵之不強。亦必之

有勝無負之氣。聚而未散之時而已。之不散者。其

其固矣。其散者。其散矣。而不散者。其散矣。其

其散者。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

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

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

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

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

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

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散矣。其

異魚記

嗚呼。謂天下無異物者。非無異物也。無好之者耳。物

異而不惟異是好。雖日異而日無異矣。不惟異是好。

異既日趨于無。乃曰天下無異物也。天下無異物也。

異物冤乎哉。方子養疴南畝。間歸約室而總焉。約室

迫堂東壁。更除徑路。面壁而居。僅規牖前地尺五。仰

而受天也。亦若是矣。地故狹小。以予所視。恢恢乎若

有餘者。塞之以罌。將畜物之異者以觀焉。未逮。會霖

雨大作。罌乘尺五天雨而盈。尋有異物遊于其中。徧

評不知所自。其天雨之物乎。余所爲見異而不敢忽者也。熟視久之。蜻蜓其首。蝦其鬚目。蝸牛其角。燕其尾。已足異。自頸以下及腹。若毛若足。身不辯其爲頰仰也。謂之頰。誠宐毛矣。毛何其健也。謂之仰。其爲足也亦宐。又何其長無爪節也。多至莫可數計。毋論其信爲毛若足與否。行止俱動。捷甚。日夕無休時。已又足異。紅紫者。其全體也。赤者。其尾也。腰復繫之以白。今日一。明日二。又明日而一。又明日而二。變變而不止。曾無爽期。方其變而一也。白者負乎春。擴而鋒其

末。末射尾中。及其變而二也。如二珠懸左右腋。上下無時。其將變也。白轉而紅紫。紅紫而後復白。蓋腰脊間有三物焉。一居中。二居左右。白其中。則左右者紅紫。白其左右。則中者紅紫。其異至若是。夫以身不徑寸之微物。可名狀。若首。若鬚目。若角。若尾。不可名狀。若毛足。若腰脊間白。猶且若此。其異則夫宇宙之內。目之所不及覩。耳之所不及聞。其爲異也何限。顧有異而不吾見聞。何異無異。見聞及之。而不爲表其異于世。亦若無異者。何有乎見聞。嗚呼。古今寧無珍奇。

不有好者。能無淹沒巖穴乎。故是物也。雖微。不可不傳其異。審其尾上腰下。截身四之一。有鱗燦然。絕類金魚。因以其四之一之所類。而又遊于水中。遂名之曰魚。不知其爲何魚也。遂名之曰異魚。噫。天之大。雨之廣。安知所有止極也。何獨雨異魚于尺五之天。豈蒼蒼者之下視。不遺此尺五歟。抑知夫不忽此異物者。而雨之歟。雖然。吾觀載籍所傳。雨穀。雨粟。雨麥。雨金。雨錢。雨鉛。錫。雨固不可悉舉。未有雨魚者也。有之。自任昉述異記。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許。杜子美詩云。驟雨落河魚。夫雍州之魚。如彼其長。今之魚。如此其短。且魚之長八尺。亦世所恆有。其他無異也。若夫子美云。河魚者。猶之河中之魚耳。亦未道其有異。然則是魚也。雨。同夫任昉之記。落。同夫子美之詩。而其不可淹沒者。有異形。形有異變。攷之張華博物志。異魚無是。是安可不記之以俟好之者。

中西算學通序

當吾世而言曆算之絕學。通得交者六人。湯子聖弘。薛子儀甫。游子子六。揭子子宣。丘子邦士。與梅子定九也。通少嗜象數。初評授時於湯子。已與薛子遊。泰西穆先生所。適刊其天步真原成。語通喜而交焉。嗣入都。聞之道未湯先生。始知游子精西曆。獲讀天經。或問。累書往復辯難。然猶迄今神交。未一見。及省親。盱江而逢揭子。寫天新語一書。多深湛之思。質測旁徵。剖析無畱義。丘子則遇於芝山。覽所衍倚數引伸。

圖論三晝夜。往往悟合。最後得交梅子。交十五年。而會於金陵者四。方慨聚晤之難。顧以視游子。與湯子薛子揭子丘子。爲幸焉。梅子探曆學之奧。造器立法。合七十餘家。而著爲曆法通考。不惟於前人不傳之秘。有所發明。能證古今之誤。而改正之。而其所以精義入神者。蓋研極於算術日久耳。且夫九數。非小學也。載之周禮。故凡天地人身禮制樂律音韻兵陣丘賦。以及日用器具。莫不前民用焉。是故七十子皆通六藝。六藝以九數爲指歸。格物以數度爲中節。道寓

於器。理藏於數。此固聖人之教也。迨日詞章爲才人。聞記爲博物。遂廢置實學。苟非專家深入。徒涉其大綱陳迹。吐之爲言。筆之爲文。則似乎平子冲之一行康節。合爲一人。及舉一端而求其故。卽無以應。嗟乎。實學之失。患在才人不講。更患在博物君子。標其大綱陳迹。而不窮其所以然。令周公商高之法。不盡傳於今。中學隱而西學彰。梅子二十年殫力苦心。而成中西算學通者。深有感於此耳。吁。學者固當如是乎。通嘗侍先君子樂廬合山衍易。教以一切徵諸河洛。

通因悟九數皆勾股。勾股出於河圖。加減乘除出於洛書。諸算無非方圓參兩所生。謬爲數度衍二十六卷。學淺力薄。棄之高閣。業有年所。今讀梅子之書。而通書益可終棄矣。夫今人學古人爲文章。初苦於不似。後苦於不化。其于實學。寧有異乎。始期能因。終期能創。梅子籌算易直爲橫。筆算易橫爲直。非以因爲創乎。慮尺算之欹側。爲別立度算。明方程之和較。爲更立新法。非以創爲因乎。曰比例。曰三角。曰幾何摘要。曰勾股測量。亦曰卽創卽因耳。而以九數存古終

篇。又何其退讓。不欲以創自居耶。蔡子璣先。畱心實學。爲刻籌算。其八種。將次第成之。梅子書至。屬通爲序。通不敏。雖受先人遺教。象數微有所窺。顧瞻梅子。愧莫企及。而不能不深有望於梅子諸書之流通。使方內實學之士。羣聚而講明之。以不負此午會。惜夫諸子。強半遊先君門。當時未遇一堂。以窮斯學。今者丘子已逝。游子天南。薛子山左。揭子江右。各數千里。湯子亦數百里。通與梅子。相去亦復不近。齒日以增。離合不可必。實學旣難其人。有其人。有其書。而又必

侯之知己之力。嗚呼。刻梅子之書者。獨梅子感之已
哉。雖然。天下後世之學者。集諸子之書而會觀焉。不
可爲非一時之盛也。

謝都門前輩書

道炳日星。望隆泰岱。文昌映徹乎河漢。嘉謨銘勒于
圭璋。法坐霜威。中外悉歸彈壓。仁風香布。巖穴盡慶
旻幪。江渚鯁生。敢通雀躍。不揣冒昧。曷勝慚惶。茲緣
秘書家叔。道述先生。以胞與萬物之心。垂慈悲千佛
之手。夙根檀信。俯念禪關。成就菩提。懽喜護法。合門
伏地。鏤刻香烟。念老祖荒落已十餘年。耄病不與世
事。而殘巢鷄卵。乳臭堪憐。恰幸老父以十載之緇衣。
安三年之面壁。其以泡幻之緣。懸崖放捨。痛自懺悔。

吞灰刮腸。迸入空門。鑊湯迴避。而自小子省視。見其
枯形寂影。麤粥敝衣。惟有忍涕而已。何因得覲振古
之大豪傑。是現身之大菩薩。金莖甘露。遍灑三千。彈
指梵天。頓開樓閣。斯固諸佛之所合掌。普海之所祝
延者也。豈特賤子一家受寶鏡之餘光。沾帝珠之法
雨。誦義無窮。矢啣白玉也乎。是以越分唐突。敢鳴感
激之私。沼沚一毛。聊將野腹。所伏祝者。再來金粟之
身。現在裴公之諾。發般若若念。示五色輪。大地變爲黃
金。世界悉成蓮花。福祿日增。功德無量。侍關曲體。衲
名不祥。念念分香。灰堆安分。惟有薰沐書經。以爲大
檀越作佛事而已。若無盡大居士。以曹源一滴。與妙
喜叩問。則峯頭時時相見也。臨楮聳越。

周易時論跋

易本以象數爲端幾。而神明其中。道器費隱。不相離也。宋儒惟邵蔡因數言理。而後亦無傳。故膠腐者膚泥。掠虛者襲冒。誰信此秩序變化之符耶。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力思量之所能爲也。我祖中丞公。與石叅先生同西庫。衍此盈虛而研極焉。晚徑通黃公之塞。約幾備矣。老父會通之曰。虛空皆象數。象數卽虛空。神無方。準不亂。一多相貫。隨處天然。公因反因。眞發千古所未發。而決宇宙之大疑者也。嗟乎。

掠虛易。實學難。貫一切而會通者尤難。世無慮爲枯
苑窮通所累。或專守訓詁。或專嗜詞章。或專談經濟。
其談道德性命者。非猥庸踐迹。則暗癡匿影。非譏髀
倍譎。則荒空莽蕩矣。好學不厭。日擊幾幾。卽費知隱。
格明物則。而與萬世享物物無物者。竟無此旦暮遇
耶。且日爲象數專門。以隱以遊焉可耳。小子蹇劣。親
承家學。不能荷薪。然信此方圓圖爲統類博物之綱
宗。則烏敢不以告同志也乎。午會幸甚。自有知者。不
肖孫中通百拜謹跋

北山集杜詩序

先文忠公嘗以中邊論詩。蓋謂中者。意也。邊者。辭也。
二者不可偏廢也。工于意。每忽于辭。往往直率鄙俚
不擇。爲之解曰。神氣之爲美也。貴服飾乎。誠如是。將
毛嬙西子而裸焉。亦足觀矣。專尚辭。至趨藻艷。又或
使事離奇。不務意之切當。本浮響。曰宏亮。本淺薄。曰
深厚。本餽釘。曰博雅。是何異嫫姆龐廉而披珠玉錦
繡也。是故中邊兼到。而後可以語詩。夫中有一。意味
是也。邊有三。格律。聲調。字句。皆辭之所屬也。通乎四

者而後可以語中邊。意味宜長毋短。格律宜流毋滯。聲調宜高毋卑。字句宜雅毋俗。此以言乎作者之詩也。苟移以論集句。則難。移以論集杜。愈益難。取彼有定之意。行我無方之辭。取彼有盡之辭。行我無窮之意。離其所合。合其所離。非甚神巧。孰堪能乎。余闕還。養疴南畝。屏塵俗。遠見聞。所不談者。不僅詩也。栲岑忽爾徒步過訪。偕余子壻輩。文江琇珠至。至不暇一語。遍遊以觀。訝其寒暑異處。堂寢劃然。厨寮僕室畢備。不謂茅屋三間。外樸而中文。委曲而便安。若是因

大呼曰。惟茲南畝。差可與吾集杜媲美。余評安在。則出一帙曰。北山集杜詩。蓋南州北征江楚吳越集杜諸集後之別一集也。余曰。北山佳甚。况集杜乎。南畝無從與君較勝負。或亦善觀中邊耳。於是盡啓四牖。日影落池。水光反射。向明環几而讀北山之集。琇曰。對仗之工。至如此乎。文江曰。切而不泛。貫而不隔。天然極矣。讀竟。珠復歎曰。成集不重句。成首不重章。何苦心乃爾。栲岑笑而點額者久之。余然後謂曰。諸評論。信然。余尤得其微焉。少陵爲有唐大家。沈鬱頓挫。

附古 卷一
蒼老古勁。無敢議者。顧于放筆不禁處。意味間亦有短。格律聲調字句。間亦有滯有卑有俗。栲岑不惟用其長以爲長。流以爲流。高以爲高。雅以爲雅。且使短者化而爲長。滯者化而爲流。卑者化而爲高。俗者化而爲雅。將謂少陵之邊乎。邊固若是乎。其隨中而遷也。將謂栲岑之中乎。中未始不假邊而寓。逐邊而生也。少陵不得而主之。栲岑不得而主之。中若邊不得而主之。是故兼乎中邊而後不落中邊也。當與先公不落有無之旨相參矣。言未已。栲岑躍而起。拍余背

曰。非君不逮此。爲我序之。遂書以應。

栲岑集杜詩序

有成物焉。取而變化之。彼不加損。而此日以益者。何物乎。取論孟史漢南華離騷諸書以成文。取摩詰道子雲林大癡諸法以成畫。取右軍司徒魯公中郎諸帖以成書法。然乎否耶。此特取其神耳。非取其形也。取砥厄於周。取結祿于宋。取懸黎于梁。取和璞于楚。然乎否耶。此已取其形矣。又非取其神也。夫徒取其神。不可謂之取。徒取其形。愈不可謂之取。必也取其神而形與之俱。取其形而神與之共乎。然則取火於

陽燧。取露于方諸。然後謂之取乎。是又非也。天下莫不知火之出於陽燧。露之出于方諸也。取之而火適爲火而止。露適爲露而止。孰能使其神形變化不測也。吾乃今而知取其形。卽變化乎其形。取其神。卽變化乎其神。隨取隨變。愈取愈化。其惟集杜乎。其惟諸體畢備之集杜乎。夫杜。千四百五篇耳。集之爲絕。集之爲律。集之爲歌行。莫之有窮焉者。神形之變化也。故奕。不必求加于三百六十一著。而不窮于奕秋之手。藥。不必求加于千五百十八種。而不窮於扁鵲之

方。蓋其所以變化者巧也。是故鈞至于詹何。娟嬛而極。射至于羿。逢蒙子而極。琴至于瓠巴。伯牙而極。苟凡一技一能。具公輸王爾之巧者。莫不造其極焉。况詩文尤爲用巧之極者乎。則夫集杜。始于李忠定。文信國。而極於鄧子栲岑。諸體畢備之集。吾固知栲岑之具公輸王爾之巧也。雖然。栲岑變化其神形。詎止集杜云爾乎。吾故旣爲中邊之說。以序北山集杜。復爲變化之說。以序栲岑集杜。

憫其賢。究無他善狀。使暴露其道德文章。而必出于患難風波之危徑。又幾何其不免于劍鋌魚腹耶。噫。亦可悲也已。亦可悲也已。吾弟京口覆舟之阨。傳聞初不得真。舉家涕泣累日夜。久之。得錫山書。漂沒者所更二米舟。弟舟黑夜乘風破浪。得泊荒渚。主僕幸無恙。又久之。聞過吳門。將由青龍入浙。泛蘇堤之水。登吳山之峰。飲酒賦詩。成帙而後返。余未嘗不驚疑。弟學力一至此乎。已而果不卽還。念無他故。可追其行。益信所聞。不覺歡忻鼓掌。謂伯季曰。便足名樓。退

步名居。乃今知其非虛語也。余愧弗及焉。向余省親石陽。舟覆。余從十丈江底。躍而起。立覆舟之背。蓋余少時習泅浮故耳。他財物盡流以去。不一動念。曾無一詩紀其事。以視弟。能不愧。然而疊遭大難。適在此後。以入水之身。復投諸火。頗能權輕重。不私顧惜。苟無石陽之阨。以預撼定其心志。奇禍驟膺。未必不倉皇奔竄。至于失情失理而後已也。黃勉齋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由此觀之。余之石陽。弟之京口。不亦幸乎。弟新什雖未快讀。觀其涉險如常。猶

能放懷名勝。興致瀟灑。必有得于伊川渡漢江。中流
幾覆安坐存敬之學。余故不弔而賀。

寄素北書

覽釋疑歲差篇曰。改者曆元。而曆法固不必改也。曆
元篇曰。元者不過曆久必改。改則以此年爲首也。曆
不容不改篇曰。隨時測驗。求合于天。日躔月離有差
卽改也。向余與子宣論之。是矣。不曰改者曆法。而曆
元亦可不改乎。不曰曆法并不必改。而曆久自無差
乎。不曰月與日不齊。日與天不齊。天與月不齊。而以
不齊齊之乎。夫曆法自黃帝迄元。凡六十餘改矣。如
四分曆。日法九百四十分。三統曆。日法八十一分。授

時曆。日法萬分。其法何嘗不改。况乎劉歆始立積年日法。劉洪始悟月行有遲疾。姚興始以月食衝檢日躔宿度所在。何承天始將朔望及上下弦。皆定大小餘。祖冲之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張子信始知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留伏逆。劉焯始知日行有盈縮。李淳風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僧一行始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徐昂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姚舜輔始悟日食汎餘差數。郭守敬始知七政運行于天。進

退自有常度。專以考測爲主。由此觀之。諸家所得。雖有合有不合。未若今之盡徹。而其漸次會通之故。有知而不改者乎。而余之所謂不改曆法者。非不改九百四十分。八十一分。萬分之法也。不改夫推測日月五星。合朔交食治閏之法也。如日法萬分。則月法歲法。皆由萬分定之。如日法八十一分。則月法歲法。皆由八十一分定之。如日法九百四十分。則月法歲法。皆由九百四十分定之。是所改者。日法月法歲法之數。而其推測之法。固未嘗改也。此之謂不改曆法也。

是故改曆之年。卽以之爲曆元。曆元者。改曆之首耳。如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一元。千年未必一遇。古今曆元之改。寧復若是其多乎。顧曆法之改。因歲之有差也。太陽歲一周天。自前冬至至後冬至爲一歲。而其所躔之宿度分秒有差。或百年差一度。或七十五年差一度。或遠至百八十六年差一度。或近至五十年差一度。而皆無一定之見。不知日月天。三不齊之處。盡邵子元會。亦無齊之之一日。無關於曆元之改不改也。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不過齊此日月

之合朔。五星之運行耳。至五星之不齊于日月。日月之不齊于天。卽以不齊齊之。故七政之中。主于日躔。日歲有差。或進或退。或遠或近。隨時測驗。改而齊之。止齊此一日躔也。日躔齊。月離自齊。日月齊。五星無不齊矣。豈必七政一一而齊之乎。得其不齊之故。加以齊之之法。則曆法可改可不改。曆元亦可改可不改矣。何也。有差而能使之無差。是可久行而無弊。又何必埽舊爭新。紛紛不已哉。然必旦而推算。夜而測驗。兩者符合。而後定合朔。合朔無差矣。定交食。交食

附古 卷一
無差矣。定閏月。閏月無差矣。如此而用九百四十分可也。用八十一分可也。用萬分可也。卽專用今之千四百四十分可也。釋疑尚未暢發。能增數語否耶。偶爾書寄。

小兒辯日近遠解

列子有兩小兒辯鬪。一謂日初出。近而大。一謂日中。近而熱。孔子不能辯也。釋疑采吾氣浮影大之說。決其初出大而不熱。惜其說未暢。又不明日中小而熱之故。吾今更爲發明之。夫地居天之中。地球之心。四方距天。始等。東皙曰。人之視天。旁方與上方等者。非也。地球周九萬里。自人立處測之。其直上天頂也近。橫至天際也遠。蓋多地球一象限之二萬二千五百里也。因卽一象限之角。測圓爲方。實遠一萬五千里。

此一萬五千里之地。水土之氣積已厚。故日初出。爲此一萬五千里水土之氣所映。其影必大。而又爲此一萬五千里水土之氣之所隔。故日初出。則大而不可。及日至天頂。地上水土之氣。止人立處一面。其積已薄。故日中時。水土之氣已薄。則不能映之。使大而水土之氣已薄。又易透其太陽之火。故日中。則熱而小。

募修松溪城隍廟引

方內祀神。地異其名。而獨于城隍。天下郡邑之廟貌同。守令蒞任。朔望之拜謁同。歲時伏臘。鄉人士之祈禱同。儼然與文廟爭光日月。竝垂不朽。豈讀書崇儒君子。咸惑福田。懵懵然循于匹夫愚婦而不之察哉。以余所遊燕趙秦楚吳越。聞之長老。某邑城隍。某其姓。某其名。或古人經千百年而不易。或數年一易。或今人歿而爲城隍。立言鑿鑿。舉國信之不疑。好事者附和其說。至爲之文詞勒石。不以爲恥怪。識者未嘗

不竊笑之。雖然。倡修隍廟。屬余爲引。而余論若是。似乎神可聽之。有無之間。廟可任之。興廢之運矣。烏知余之爲城隍。白其故者大也。夫城隍。肇于唐。爲民禦災捍患而祀之也。余謂神而繫以城之名。而復繫以隍之名。明乎城爲斯地所重。隍爲城足土。或曰城池。又爲斯城所重。是天下郡邑之祀城隍。非如祀他神然。實祀此城之隍。比于郊社山川之祀。曾何殊歟。而顧乃誣以古今人物以小之也哉。故夫壽亭武穆。天下祀之。儒者不目爲淫祠。張睢陽祀于鄱湖。已足誣。

松源復有張許祠。嗚呼。地隔數千里。事越數千年。猶且祀之不衰。忠義之感。固結于人心。與夫城之祀隍。皆爲讀書崇儒君子所必尚。斯與鷲嶺表法殊旨。不特與易地異神大相徑庭。顧可與知者道耳。松邑城隍廟。其來久遠。地不一處。洪武間。常公遷今所。歷修固不乏人。而崇其基址。宏其規制。則休陽黃公爲之倡。鄉人士爲之贊也。嘉靖丙申。迄今百四十餘年。殿楹庭廡。摧朽將頽。諸君子糾衆募修。誠盛舉也。謂之周禮安民救荒。必索鬼神。謂吳草廬后土之說。謂管

子土闡金城之固。是皆不可無修。余故樂而爲之引。

寫天新語序

兩間皆氣所彌也。自分爲二以綸之。因以代錯。因以交羅。數徵于度。理在其中。此不二不一者。固在于象先乎。據質而測。火氣成光。水氣成精。氣旣成形。形復倚氣而動。故流轉不息。數度生焉。遲速生焉。日月星各相差于天。因以日之差而度之。因其周而歲之。因積日星之差以追之。而天亦不能違吾在齊平秩之度也。然象何以懸。運何以左。上下何所倚。此豈可以黷淺決哉。自太西氏入。而天學爲專門。崇禎時。建局

推候所在有習之者。有咤之者。不知其皆中土聖人之法。天地之本然也。中通少時。偶爾好算。初評授時于湯聖弘。已與薛儀甫遊穆尼閣先生所。聞其言彼國。近有五十年明一水星者。較之前此諸家。可謂精確。因有金水環日小輪。非九重之疑。火星對日而退之疑。日大于地百六十五倍。而地上不燭之疑。讀熊文直公集。始有燈籠之說。丘邦士謂日離地尚三倍餘。不至逼熱之說。游子六謂金水有遠地之輪弦。近地之輪弦。黃石齋先生易象正。小餘二十八分。較授

時加三分。朱康流年伯。有今時當長一之說。不肖自判。終影響也。及遇子宣。以素所疑難者質之。子宣輒為剖析。無畱義。豁然萬理一氣。萬數一理。萬種之動。妙出參差。指掌犁然也。天不外乎人。徵人身之符。則諸符一矣。談至此處。為之起舞出汗。此真發太西之所未發。開中土之天學哉。省侍老父。闡先祖中丞公論。始知盡備于易。河洛為數度之符。猶身心之為兩間符也。必合俯仰遠近。以費知隱。幾乃可徵。理乃可表焉。道本易簡。心專則通。格致則一。中土聖人。早開

橐籥。特學者不肖窮。各膠于所執。則不能窮。苟安其所便。又不暇窮耳。商高對周公曰。笠以寫天。裁制萬物。急爲寫之。因名寫天新語。是固今日商高之椎輪乎。所區區者。此中差別。代錯交羅。其說愈精。其理愈晦。其算愈杪。其故愈支。若非靜正凝神。以易象極物者。合諸家而實徵之。不能彌綸而斷也。不肖何知。幸獲子宣徵質。寫與同心。互期研極。以定易天律襲之宗。擁篲中衢。翹首竚望。生千古下。集千古識。爲張祖邵蔡申中土之氣。甘爲遠西所軒渠耶。神明接踵。定在午會矣。

與熊魯子書

向從熊壇石司馬格致艸中。讀先生大論。中心嚮往。及見與老父台札。評問當年諸書。老父以五地菩薩。提妙叶之宗。此時爲調御丈夫。不過隨分自盡而已。三世家學。及老父前半生所研極考究者。露抄雪纂。則小子之任也。周易時論。其板已刻。天界老和尚評莊。老父爲收古今之藥。今爲蕭孟昉所刻。二板皆將攜來。通雅五十卷。五年前爲揭子宣所抄。而何觀我李石臺徐仲光王願五諸先生。合力倡之。將來亦向

附古 卷一
潭陽作舟筏者也。至于物理小識。爲破天荒之書。天地人物。無所不包。古今疑惑。無所不決。又李時珍本草綱目。纂爲四卷。音韻字學。以字彙編之。正其訛謬。引通雅以斷之。博而有綱。約而不漏。此亦几案間所必不可少之書。約爲五車行李。總通杉關。就正鼂陳。豈非南面百城之一快哉。

九龍灘記

天下奇險。至可以殺人。人人趨死于其險中。而其險終不少變。此莫如人心。心無形。險形萬怪所從出。方寸聚天地古今之險。猶綽綽然。信若此。終授心以險名。余甚憫。將求一物勝之。使退而讓名于其所勝也。聞閩灘多險。遂造焉。閩無地。地盡山。山罅爲河。河流萬山中。石故生河。不生山。故閩無不山之地。無不灘之河。求所以勝人心險者。安可舍此。灘皆險。險之最。爲九龍灘云。余聞之。日夜願往觀而不可得。丁巳秋

仲從三山沂寧陽。舟過永安。皆曰灘險不可踰也。舍舟而陸。暮宿安沙。聞聲如萬軍奔騰。如驅千百虎狼下坂。如松林暴風。荷池驟雨。其猛迅雷。其細絲竹。若遠若近。若斷若續。若起若伏。若上若下。或衆響雜作。或孤音獨出而不掩。余訝而評之。輿夫輩多鄉語。莫解。益評。益莫解。旦日起。輿夫輩肩余。急趨喘喘汗流。登峰頂忽止。默而羣指其下。乃知所爲九龍灘。聲也。途沿灘行四十里。強半見灘。不見亦聞灘聲。合四十里爲一大灘。灘中絕險凡九。故名爲九龍。龍以

言其水大小變化險形不測也。余縱觀焉。將求所以勝人心者。忽一舟過。觸石而沒。半晌無踪。余曰。險矣。又一舟過。飛而下。須臾。數舟銜尾而下。安然。余曰。將謂無完舟矣。奈之何殺人而復不盡殺耶。是未得爲險。舍之去。是歲之冬。余復自寧陽往仙山。寧人曰。九龍奇險。不可不一度。余笑曰。遠不逮人心。寧人曰。君未登舟耳。余從之。舟泊鐵石。向所爲四十里者始此。聞呼長年爲艚子。余舟艚子。寧人爲擇熟習于此灘者。是日剖竹作篾。縛舟底。上下經五六縛。縛率用篾

數十丈。竹木闐故多產。不禁伐。舟旣縛。復刈茅裹板。裝舟首。立踰人頂。如是畢。然後覓一人偕行。余曰。彼何爲者。艚子前曰。此龍猴也。善知灘性。非猴。不能放。是灘。余觀艚之奉猴。無異僕妾事主。飲之。食之。貨之。窺其喜怒行止。猴曰。放舟易。識孔難。孔有可見。有不可見。見水澎湃洶湧。而知其下爲孔深淺。孔不一。視水大小宜行。閩河爲山之罅。而閩人所爲孔者。又石之罅也。猴旣醉飽。貯其貨。顧而登舟。立舟首裝中。而露其目焉。灘舟無柁。首尾二招。招長倍舟。上重後招。

去前招。下重前招。不去後招。猴握招在前。易手屈伸作勢。蓋以手語。不以口語也。禁語。語亦不聞。艚子抱後招。雙睛注視猴。不懈。舟中人盡繩繫。匍伏耳灌灘聲。口奉猴令。不敢言。竊觀兩岸。山萬仞壁立。凹凸連延不絕。仰天一線。曲曲緣峯而見。峽中石爲獅踞。爲虎伏。爲虵遊。爲劍戟。爲齒牙。爲疾藜。種種殺人形。水急入峽。諸石盤亘峽中。水怒。往往觸石。始轉。轉復觸石。高下勢峻。旣急。石阻。又急。徑曲。又急。故無風而波濤大作。白練橫空。飛雪滾珠。水無渾流者。舟行其間。

入濤。出濤。躍石。穿石。捷甚。不可以目。艚子人人自分死矣。肢渙。膽裂。喉塞。反食。遺洩。起視龍猴。撥招左右。手如兒戲。而灘下矣。九龍之名。曰木。曰馬。曰三門。曰大長。曰五百。曰六。曰小長。曰香。曰安。而木龍馬龍尤險。余初遭。尚不甚恐。見人人恐而恐焉。乃喟然曰。人心險。似不及此。未一飯頃。已至安沙。向余陸行宿處也。是時積雨後。水漲。舟最難放。安沙人見余舟下。吐舌驚喜。慰余曰。水若此。孔道極險。歷無完舟。今故無敢放者。君何犯此殺人之險耶。君舟完。艚子能。龍喉

能。君能。皆非也。天也。余愀然曰。以灘之險。故盡殺人。若此。而猶有所爲。龍猴者。駕之。龍猴之所莫保。又不能殺天之所全。是安得擅天下險名。夫險至灘之九龍。而後得比于人心。而人心之險。固非天人所可挽回。萬一也。嗚呼。何從而求夫險勝人心者。九龍灘。上距汀之清流六十里。下距延之永安八十里。雖居兩郡邑中。屬汀。廣興記清流永安俱載

藥地老人語錄跋

孔子集堯舜禹湯文周之大成。藥地老人集諸佛祖師之大成。時也。非人也。孔子時無諸佛祖師之教。故集堯舜禹湯文周之大成。而諸佛祖師之教寓其中。老人本傳堯舜禹湯文周之道。轉而集諸佛祖師之大成。而堯舜禹湯文周之道寓其中。時也。非人也。教以時起。道以時行。何莫非異類中行乎。何莫非因法救法乎。何莫非乘午會。叶兼中乎。杖人翁于刀兵水火。求天下大傷心人。爲之托孤。老人南北兩逼熅火。

舍身不二。破籃莖艸。遇緣卽宗。是天地因時而生。老人復因老人之時而生。杖人可思議哉。夫時之不得不病。病之不得不藥。藥之不得不就醫王也。一槩者一槩。昆侖者昆侖。別路者別路。無記頑空者。暗癡膠執。標幢鬪勝者。莽蕩滑疑。惟以不立文字。爲了涅槃。不以不離文字。用窮差別。卒歸護短強勝。妄執愈增。差別未明。涅槃亦未曉。佛祖冤乎哉。老人之時乘也。以無我爲過關。以不自欺爲薪火。合尼山正宗。鷲嶺大過。漆園旁擊。而一之。明乎公因反因。正知徧知。證

此五位天然秩序。寂歷同時之大符。所謂透過向上。打殺向上。同患盡分。決于中節。然後知醫王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也。如或專提向上。則赤子之惡亦善矣。鑛土之善亦惡矣。夫赤子鑛土。非惡也。不當乎理。不適乎用。善而不得謂之善也。興磬向侍青原。兩閉冬關。父子恩深。刀斧莫入。亥子之交。守櫬五雲。苦出瓦鐙。重菟語錄編之。歸而藏諸浮山。時主席浮山。爲吾法兄山足大師。觸著痛處。急願流通。旣成浮志之餘。共襄剗劂。相與拍掌而喜。謂老人爲杖人托孤。

即為堯舜禹湯文周托孤。實為孔子托孤也。火焦露日。枯筍生光。時也。非人也。繼而悲。謂以此報前之大傷心人。復以此望之天下後世之大傷心人。識法者懼。知音者稀。時也。非人也。藥地侍子方中通法名興。磬百拜識。

己未首春。華嚴禮先老人塔。遇襄兄。

襄藏諱 興蘊

于山兄

山足諱 興斧

方丈。偶及老人所示諸兄。語句雖多。淺深各

別。通曰。然。不特此也。通向侍青原。嘗拜而請曰。向上原無肯路。今者逢人便許。醫王藥將安施。老人曰。非

也。勉之也。淺者可使進而深。深者亦易退而淺。惟自肯以承師肯。方是其人。果能行解相應。不辜負生死者。他日當為證盟。惜今諸方隔遠。無由一悉。而一兄

一輪諱 興月

弘兄

弘浪諱 興淵

中兄

中千諱 興賢

洞兄

洞先諱 興山

又皆

回首。故序次未列耳。通也不肖。安敢妄持斯論。顧老人之命在先。又不敢不書數行。暫附語錄之末。仍俟他日。諸兄有不辜負者。集老人塔前。再為列之。方中通又識

六和上大藏一轉語題詞

夫三藏一轉語也。蓋鷲嶺爲尼山一轉語也。惜乎高幢豎拂者。每爲門庭所轉。而不能轉門庭。其語轉而不重。窮巖絕壑者。又爲氣運所轉。而不能轉氣運。其語轉而不行。先文忠公。現宰官身。復行菩薩行。乃終身一轉語也。從雨縫中拖泥帶水。將欲舉世之盡轉乎大藏中而後已。通故知上焉者。不轉亦轉。轉仍不轉。下焉者。無可以轉。而自恃其轉者。遂至轉益甚于不轉。而不知有所以爲轉者。更有所以爲不轉者在。

也。宗動之日一輪也。北極歷萬古而不改。黃鐘之旋相爲宮也。元聲成六樂而不移。斯非轉不轉之槩歟。深而言之。北極未嘗不輪。而宗動未嘗改也。元聲未嘗不旋。而黃鐘未嘗移也。更精而言之。輪者非宗動。而不改者亦非北極也。旋者非黃鐘。而不移者亦非元聲也。是所謂超乎轉不轉之外也。雖然。主持道法者。超乎其外。而不入乎其中。則三藏亦可不設矣。今者萬松之藏。始于完公。成于二和上。諸君序之既詳。通知和上復爲下一轉語。蓋將以度天下萬世之。不轉者。斯與先公同旨。不禁拍掌讚嘆不已。通侍和上酬唱有年。一字一句。皆寓轉世之意。願力不淺。癸亥秋。通有粵東之役。于其別也。出大藏一轉語見示。更屬爲轉一語。抵南恩。忽忽忘之。殆將遂其忘而不轉矣。偶因曝簾觸目。揮汗爲書以寄。噫。轉乎。不轉乎。爲所轉乎。不爲所轉乎。抑轉其所不轉乎。不轉其所轉乎。請以埃之觀者。

乎。請。

槐石堂圖題辭

夫物之爲其有者。卽爲其有乎。物之不爲其有者。卽不爲其有乎。虛與實之分耳。富貴。吾所固有也。富貴而能成功名者。幾何。富貴而無功名。何有乎富貴。文章。吾所固有也。文章而能成經濟者。幾何。文章而無經濟。何有乎文章。天地日月。人人所共有也。江河山嶽。人人所共有也。吾謂有之者。不數人。周彝商鼎。人所獨有也。名園勝境。人所獨有也。至于識力才具。尤人所獨有也。吾謂天下人人共有之。而彼始能獨有。

之。何也。有其所以有者謂之有。有其所以無者謂之有。故夫周彝商鼎。非藏之者有也。識者賞者有也。名園勝境。非構之者有也。遊者咏者有也。識力才具。非生之者有也。知之用之者有也。天地日月江河山嶽。非見之者有也。不負此天地日月。能享此江河山嶽者有也。則夫富貴文章。豈非虛乎。功名經濟。豈非實乎。由此而談。曰聖。曰佛。尼山鷲嶺之富貴也。聖以庸收天下萬世。佛以疑收天下萬世。尼山鷲嶺之功名也。曰六經。曰三藏。聖賢祖師之文章也。天下萬世之

能讀者爲君子。爲知識。不能讀者爲小人。爲凡夫。聖賢祖師之經濟也。余嘗持此論。及佟子儼若出槐石堂圖命題。適與余論有合焉。槐石堂者。尊甫中丞公宦遊歸京。鬻第假居之堂也。堂爲范睢山先生有。兩公中表戚。不以爲己有。而讓之中丞公。堂前有槐。槐下有石。槐石故舊有。因以顏之堂。是堂其所無。而槐石其所有也。我公生平功名經濟之所有。志固不僅槐石。而于槐石見之。蓋眉山先生能以其有爲天下之有。是有其所以有者也。中丞公能用天下之有以

成其有。是有其所以無。正所以有其所以有者也。當
中丞公之撫虔也。何物不可有。迄今而惟厚澤遺人。
清風遺己。非世之所有者無之。世之所無者有之乎。
儼若伯仲。後先繼起。其功名經濟之所有。莫非中丞
公之所有。則夫中丞公之有其所以有者。不于斯圖
見之哉。不于斯圖見之哉。

讀蘇子瞻范增論書此

蘇子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
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
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陪翁曰。不然。夫增說
梁立懷王。從民所望也。非忠于楚也。及羽尊懷王爲
義帝。必曰義帝無功。卒陰令人擊殺之。是項氏立楚
之時。已伏滅楚之心。而項氏之心。卽增之謀也。則是
弑帝之舉。正所以信增之至。豈疑增之始哉。又曰。羽
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

增之本也。陪翁曰。不然。弑義帝爲增之謀。則殺卿子冠軍。亦必增之謀。而又何疑哉。夫增不學無識之匹夫耳。假令抑鬱終老于艸茅。或至傳名後世。縱空言無實。亦莫之能測。乃欲以自負之奇計。建功業于當時。斯亦惑矣。方羽之用增也。尊稱之曰亞父。與武王之尊尚父。齊桓公之尊仲父。何異。不聞何良信諸人之見尊于漢。有若是之稱也。尊其稱。必信其人。信其人。必與其謀。安有殺卿子冠軍。弑義帝。如此舉動。而不使亞父聞之者乎。苟此不與謀。是增隸羽軍。一卒

伍等耳。何以鴻門坐上。獨亞父南嚮乎。信之至。故稱之尊。稱之尊。故坐之上坐。且不待羽令。而能召項莊擊沛公。此其權不在羽下矣。夫一居巢之匹夫。何以得此于羽也。因其謀殺卿子冠軍。爲羽稱雄始事。奪天下諸侯之魄。成一世霸王之名。全在乎此。此羽之所以信增而予之。以權也。增恃其信之于前。旣已殺卿子冠軍而不疑。將謂必信之于後。殺沛公而亦不疑矣。而孰知羽有不然者。蓋羽生平得志失志。止二大事。得志。則爲殺卿子冠軍。失志。則爲入關之後于

沛公。羽固自恃其勇。而恃其謀于增。增不早勸羽入關。致令後于他人。而徒欲殺之樽俎之間。縱令沛公死。其何解于入關之後于人乎。入關之後于人。則不可以稱雄。不可以稱雄。則向者雖殺卿子冠軍。亦不足爲勇矣。此豈羽之心哉。若云懷王專使沛公。命不可強。然則卿子冠軍。獨非懷王之使乎。卿子冠軍可殺。而曰沛公受命懷王。不可攘之先行。吾不信也。且吾固有以窺羽之心矣。思得天下之念尚輕。稱雄一世之念實重。當此之時。毋論沛公生死。業已奪羽名。

羽心不快于增已極。故示玉玦而不應也。然則羽之疑增。得非增自取其疑乎。逮後增亦爽然自失。無可如何而復謀弒義帝。此時羽心稱雄一世之念反輕。思得天下之念較重。故甘信增之陰謀弒帝。然而信則信矣。而其入關之悔恨。終不可解。乞骸遂許。絕無絲髮眷顧之情。從可知已。苟非然也。信其人。而尊其稱。而爲一軍之上坐。而其權與主侔。可不告而行。如此其專且重也。豈惡食微隙所能間者哉。故夫世之惜增者。在去之不早。而吾之斷增者。在自取其疑。自

取其疑。在奇計之自負。卽其始終事羽而數之。舍此欲殺三人。他無計矣。其殺卿子冠軍也。計不奇而謂增之奇可也。其殺沛公也。知有天子氣而不知王者不死。尚得謂之奇乎。及其弑義帝以遺漢王討罪之名也。尚得謂之計乎。進不擇主。退卽殞身。非不學無識而何。嗚呼。今人偶覽載籍。強記陳言。動以管葛自詡。居家且不免拘拘齷齷。猶曰時不我遇也。若是者。求一彭城之疽。又安可得哉。

啓賢論

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吾始讀此而不知其故也。及覽史氏所書。往往于歷代二世之際。求其晏然無事如啓者。蓋亦寡矣。然後知天之責一世也輕。責二世也重。夫一世之得天下也。自無而有。二世之得天下也。自有而有。自無而有者。常患其不至乎有。患不至乎有。及其有也。視之甚難。難則不卽至于無。故賢者。天與之。不賢者。天亦未必卽不與之。自有而有者。每不患其

至乎不有。不患至乎不有。其既有也。視之甚易。易則多不能保其所有。卽不至于無而幸有之。亦必艱其所有。故不賢者。天不與之。賢者。天亦未必卽與之。然則啓也。天曷與之乎。能敬承繼禹之道。天之所使爲賢也。故天與之而無疑也。嘗攷古今傳國二世而亾者。如秦。如三國之蜀。如五代之梁。晉。漢。皆以不賢而天奪之。信矣。傳國不止乎二世。而二世篡弑之禍。有甚于亾者。如隋楊廣之弑文帝。殺太子勇。北魏拓跋紹之弑太祖。又如吳會稽王爲兄休所鳩。北齊廢帝。

爲叔演所弑。不賢而非天之所與。卒至乎父子兄弟叔姪弑殺若此。則夫宇文護之弑周閔帝。毒世宗。與夫徐羨之之弑宋少帝。侯景之弑梁簡文。其非天與而遭逆臣之弑。固無足怪者。雖然。唐太宗。明成祖。有取天下之功。治天下之略。是二君之才有過人者。不可謂非二世之賢。乃俱不克爲元子。得授受之正。而變起庚申。師興靖難。漢惠。晉惠。才雖不逮唐明。然其所以爲惠者。亦不可謂之不賢。乃亦不免母后之禍亂。八王之相戕。是又何說與。蓋唐明二世。謂之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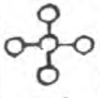
也。而非賢也。漢晉二世。謂之惠可也。而非賢也。是皆非天之所使爲賢者。故南陳武帝。不立子昌。及遺詔徵姪禕入纂大統。宋太祖。不傳子德昭。而傳弟光義。可稱一世之賢。惜乎禕光義不能繼其道。是亦二世之不賢者也。德昭疑懼自殺。昌爲禕所害。夫安所得逃。啓也不爲禹之姪若禕。不爲禹之弟若光義。而實爲禹之子。而其賢遠過乎漢惠晉惠。而又不必爲唐太宗明成祖之所爲。始得繼禹。豈非天使之爲賢。而後與之。天與之。而後成其爲賢乎。是故二世有甚難

乎其賢者。賢矣。苟不及啓。猶非天之所與。况其不賢耶。如後唐莊宗。中流矢。殂于洛。克用養子李嗣源襲位。後周太祖子青。意皆爲漢誅。及卽位後。無子。立后兄柴守禮之子榮爲嗣。夫後唐。史載四主。後周。史載三主。不必二世而亾。不必至親而弑。而孰知其天之不與。一姓已不再傳乎。魏文帝初封叡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死。不建爲嗣。及至病篤。而始立之。南齊武帝。躋方爲太子。專斷朝政。多違制度。信任張景真。太祖收景真殺之。當是時。苟非王敬則勸釋。吾恐蕭鸞之

弑昭業。有不能待者矣。元太子真金。因南臺御史請世祖禪位。竟致憂懼而卒。然則爲二世者。舉凡危地。獻之去不立。蹟之去不死。一間耳。否者皆真金矣。復何疑哉。是故得國有正閏。傳世有多寡。國祚有修短。而其二世之際。或卽至于無。或名有而實無。或有而不得爲之有。終不免于弑殺禍亂危疑。其不能晏然無事。若出一轍如此。此豈偶然者哉。豈非天之責二世也。重與。故夫二世之不易獲于天也。雖聖朝不免。太甲而有伊尹之放。成王而有管叔之畔。此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天亦無如之何者也。由此而觀。啓之賢。天之所與。千古一人而已。嗚呼。朱均豈真不肖者哉。特堯舜知其非天與而不與之。故寧使後世以不肖名。不以失國名。

五位綱宗問

青原方丈。一日侍立次。有士問五位宗旨。問荅已退。後。中通列諸家論五位宗旨者。呈曰。雲巖寶鏡三昧曰。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洞山因立五位。正偏而兼收之。寂音尊者曰。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總成五位。今乃易偏中至爲兼中至。而老師宿衲。亦恬然不知怪也。其爻六畫。回互成五卦。重疊成三卦也。如重離之二三四爻成巽。三四

五爻成兌。謂疊三也。下巽上兌成大過。下兌上巽成中孚。謂變五也。是以正中來爲大過。偏中至爲中孚。正中偏爲單巽。偏中正爲單兌。兼中到爲重離也。天界老和上以  示之。復以覺範之。互爲未善而定之。曰。三三重離之偏正混融也。初奇疊上爲三三重巽。正中偏也。初偶疊上爲三三重兌。偏中正也。此後用變三三。大過。正中來也。又變三三中孚。偏中至也。疊變既盡。則兼到於本重離而成五。太極含四象之兼中到也。鼓山和上尊。正中來。而先列正中偏。偏中正。

爲一配。後列兼中。至兼中到。爲一配。其疊三者。連變三爻也。變五者。重離變既未濟損益也。嘯峰和上則曰。以重離之三疊觀之。下一疊爲二。正中偏也。上一疊爲二。偏中正也。中一疊爲二。正中來也。所謂疊而三者。自其不變者觀之也。又就本卦三疊變五而觀之。初與二爲二。順觀爲正中偏。回互觀之。又爲偏中正。此一變也。二與三爲二。順觀爲偏中正。回互觀之。又爲正中偏。此二變也。三與四爲二。順互觀之。皆正無偏。爲正中來。此三變也。四與五爲二。此與初二不

同。四乃陽居陰。五乃陰居陽。以其金針雙鎖曰兼中。至。此四變也。五與六為二。此與二三不同。五乃陰居陽。六乃陽居陰。以其夾路全該曰兼中到。此五變也。位中和上以臣不居。臣君不居。君言二五。以重乾重坎。言變五。又一說也。聚訟無已。畢竟何從。至字到字。剖析終混。兼之一字。不宐再見。單與單兌。既違重離。而大過中孚。太費翻轉。以重離分三疊。是矣。然以雙夾註二兼。似覺有疑。如以君臣道合為兼中到。則兼中至不宐與兼中到相比偶矣。何以有金針雙鎖夾

路全該之分註耶。如以正中來為純陽居中。則兼中至不宐與正中來相比偶矣。何以有轉位就功轉功就位之分註耶。至於爭辯位次。尤不可解矣。天界老和上曰。重離如太極之含四象。☵五中之十。☯兼中到也。☳東方一圈。正中偏也。☱西方一圈。偏中正也。☷南方一圈。正中來也。☶北方一圈。偏中至也。古航和上以河圖言回互。以洛書言臨照。殆協中五之極乎。未暢斯旨。敢問其詳。老人開示詳載語錄中通稽首而讚歎曰。妙哉綱宗。正偏兼中。中無中邊。

兩互三重。冥樞臬表。宙輪於宇。備萬森羅。天然規矩。執有者滯。倚空者荒。畫穿前後。俯仰昂藏。不用贅疣。無體無方。分科質核。向下文長。博而不亂。約而不混。歷然寂然。證此正印。出入以度。用在中節。一切見成。不容浪說。人宰天地。政府乘權。夢不欺枕。旦奉穆天。維雪以雷。維花以雨。無冬無夏。且歌鷺羽。有開必先。雷雨出雲。時當午會。人法具陳。正語彌綸。無迴避處。或云狼藉。切忌露布。天地聖人。和盤如此。縱浪情識。蹉過久矣。羲皇無隱。迦文合符。大成斯集。別路托孤。偷心不盡。正智不神。待人而行。敬沐以薰。

附古

卷一

李

